

重刊宋本儀禮
汪疏附校甚勤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弼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儀禮注疏十七卷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

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
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
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
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
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
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
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
士冠禮闌西闕外句注古文闌爲槩闕爲蹙

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
文附注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
爲嘏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元後有
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
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
初肅書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
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然皆不傳故
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哲二家之疏定
爲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譌殊甚顧炎
武日知錄曰萬厯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

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
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
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
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
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
荅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簠
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
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
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譌粹不能校故紕漏至
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儀禮疏卷第一

儀禮卷第一

卷第一
同治四年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儀禮疏序。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大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慙者，隋日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慙，則舉小畧，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旣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案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

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以函丈之儒青衿之後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士冠禮第一

疏

士冠禮第一。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立冠朝服

則是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爲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釋曰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爲士身加冠知者鄭見下昏禮及士相見皆據士身自昏自相見又大戴禮公冠篇及下諸侯有冠禮夏之末造亦據諸侯身自加冠故鄭據士身自加冠爲目也鄭云四人世事士之子恒爲士者是齊語文彼云桓公謂管仲曰成火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世勿離處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就閑燕也處工就官府也處商就市井也處農就田野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四人世事士之子恒爲士也引之者證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若士之子則四十彊而仕何得有二十爲士自加冠也二十而冠者鄭據曲禮文二十曰弱冠故云年二十而冠其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又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

殤鄭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爲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行得爲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曾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注云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殷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乃爲殤故二十乃冠矣若天子諸侯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士旣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案下文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大子之冠擬冠則

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
三加可知鄭又云冠於五禮屬嘉禮者鄭據周禮大宗伯所
掌五禮吉凶賓軍嘉而言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下云以昏
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禮屬嘉禮者也鄭又云大小戴及別
錄此皆第一者大戴戴聖與劉向為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
禮為第一昏禮為第二士相見為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異
故鄭云大小戴別錄即皆第一也其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
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
士喪為第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
第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
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
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
以士虞為第八喪服為第九特牲為第十少牢為第十一有
司徹為第十二喪為第十三既夕為第十四聘禮為第十五
公食為第十六覲禮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立皆不從之矣

儀禮

疏

儀禮○釋曰儀禮者

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
意故也然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
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
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醺用酒燕禮云諸公

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外內相因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周可知矣且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鄭氏注

疏

鄭氏注。釋曰後漢書云鄭玄字康

成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鄭崇之後也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名爲著故鄭敘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云著者取著明經義者也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爲意不同故題目有異也但周禮六官六十敘官之法事急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彊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已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下先吉後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敘之法其義可知畧陳儀禮元本至於禮之大義備於禮記疏

士冠禮筮于廟門

筮者以著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

子孫也。廟謂禰廟。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疏**士冠至廟門。釋曰：自此至宗

筮取日之事。案下文云：布席于門中。闕西闕外者，闕為門限。

即是門外。故特牲禮筮日主人即位於門外西面。此不言門

外者，闕外之文可參。故省文也。○注：筮者至廟神。○釋曰：鄭

知筮以著者，曲禮云：龜曰卜，著曰筮。故知筮以著也。云問日

吉凶於易也者，下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又案周禮大

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筮得卦以易辭占

吉凶，故云問日吉凶於易也。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

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也。云冠必筮日於廟

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者，案冠義云：筮日筮賓，所以

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是筮日為重禮之事也。冠義又云：

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

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是成

人之禮，成子孫也。此經唯論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

者，家事統於尊若祖，在則為冠主，故兼孫也。云廟謂禰廟者，

案昏禮行事皆直云廟，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此經亦直云

廟，故知亦於禰廟也。然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是禰廟。若非

禰廟，則以廟名別之。故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又

受聘在始祖廟，即云不腆先君之祧，是不言於廟舉祖祧以

受聘在始祖廟，即云不腆先君之祧，是不言於廟舉祖祧以

別之也。士於廟若天子諸侯冠在始祖之廟，是以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祧，則與聘禮先君之祧謂遷主所藏始祖同也。」若然，服虔注以祧爲曾祖者，以其公還及衛冠於衛成公之廟，服虔注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時不冠於衛之始祖，以非已廟故也。無大夫冠禮，若幼而冠者與士同在禰廟也。云「不於堂者嫌著龜之靈由廟神者」，此據經冠在廟堂，此著筮在門外，不同處，故以廟決堂。以著自有靈，知吉凶不假廟神。故云「嫌著龜之靈由廟神也」。案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注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凡卜筮者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非之占耳。若然，卜筮實問七八九六之鬼神，故以六五禮耳。而龜筮直能出其卦，非之占似無靈者，各有所對。若以著龜對生數成數之鬼神，則著龜直能出卦，非不得有神。若以卦對生成之鬼神，則著龜亦自有神。是以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又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又郭璞云：「上有陰叢，著下有千齡。」蔡凡蟲之智莫善於龜。凡草之靈莫善於蓍。蓍龜自有靈也。若蓍自有神，不假廟神，也不於寢門筮者，一取成人之禮。成子孫二兼取鬼神之謀，故易繫辭云：「人謀鬼謀。」鄭注云：「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是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即位

于門東西面

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

與冠同也。筮必朝服者尊著龜之道。緇帶黑緇帶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鞞白韋鞞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朝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疏。主人至西面。釋曰此主人將欲謀面立以待筮事也。注主人至入與。釋曰經直云主人當是父兄加冠之禮知兼有兄者論語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父兄者一家之統父不在則兄爲主可知故兼其兄也。又案下文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則無親父親兄故彼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則知此主人迎賓是親父親兄也。云玄冠委貌者此云玄冠下記云委貌彼云委貌見其安正容體此云玄冠見其色實一物也。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也。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鞞同色云素鞞者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者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故郊特牲云黃衣黃冠是也。裳與鞞同色故下爵弁服纁裳韎韐韎韐即纁之類是也。經直云朝服不言色與冠同可知也。若然鄭不

言裳與韠同色者舉衣與冠同裳與韠同亦可知故不言也
其衣冠色異經即別言之是以下云爵弁服純衣是也云筮
必朝服者尊著龜之道者此決正冠時主人服玄端爵韠不
服此服朝服是尊著龜之道也若然下文云有司如主人服
又宿賓賓如主人服又宿贊冠者及夕爲期皆朝服云尊著
龜者案鄉飲酒主人朝服則此有司賓主朝服自是尋常相
見所服非特相尊敬之禮此筮而朝服決正冠時與士之祭
禮入廟常服玄端今此筮亦在廟不服玄端故云尊著龜之
道此筮唯有著草言龜者按周禮小事徒筮而已若大事先
筮而後卜龜筮是相將之物同著朝服故兼言龜是以雜記
卜筮皆朝服也案特牲禮筮日與祭同服玄端少牢筮日與
祭同服朝服不特尊著龜者彼爲祭事龜不可尊於先祖故
同服此爲冠事冠事龜可尊於子孫故服異也云緇帶黑緇
帶者案玉藻云君素帶終禪大夫素帶禪垂士練帶率下禪
注云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又云雜帶君朱綌大
夫立華士緇禪鄭云君禪帶上以朱下以綌終之大夫禪垂
外以立內以華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鄭彼云
是謂者指此文也若然天子諸侯帶繞腰及垂者皆禪之大
夫則不禪其繞腰者直禪垂之三尺屈而垂者士則禪其末
繞三尺所垂者不禪在者若然大帶所用物大夫已上用素

士練繒爲帶體所裨者用緇則此言緇據裨者而言也云士帶博二寸再繒四寸屈垂三尺者此亦玉藻文大夫已上大帶博四寸此士卑降於大夫已上博二寸再繒共爲四寸屈垂三尺則大夫已上亦屈垂三尺同矣云素鞞白鞞鞞者案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鞞彼以鞞爲揔目而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鞞是鞞色不同下云鞞者是君大夫同用鞞也但彼是立端服之鞞此士用素鞞爲之故鄭云白鞞鞞也又云鞞長三尺至博二寸亦皆玉藻文鄭彼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肩與革帶廣同此鞞即黻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鞞也云天子與其臣立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者此約玉藻而知案彼云天子立端聽朔於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又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彼注云端當爲冕謂天子以立冕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堂之中彼皆不言臣此鄭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引之者證此立冕朝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立冕以筮日矣知天子服立冕諸侯服皮弁以筮日者鄭既取君臣同服明筮時還君臣同服若云天子用立冕諸侯用皮弁其臣不得上同于君君下就臣同朝服也云凡染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立則六入與者案爾雅一染謂之